

我的名字，
你的姓氏
①下

青衫落拓 著

我给你的感情，
是一辈子。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我的名字，
你的姓氏
①下

青衫落拓 著

我给你的感情，
是一辈子。

◎ 目 录

001	第十五章	我一直比你坦白
027	第十六章	你给的，我要不起
050	第十七章	如果这是你想要的
070	第十八章	旧痛新伤
089	第十九章	有时只能逃避
117	第二十章	还是必须面对
138	第二十一章	别让回忆成为秘密

165	第二十二章 接受你给的一切
184	第二十三章 谁曾被谁爱过
209	第二十四章 请给我你的信任
225	第二十五章 心已经做出选择
240	第二十六章 希望有你在我身边
256	尾 声 完美的告别和全新的开始

◎ 第十五章

我一直比你坦白

甘璐乘坐晚班飞机返回，已经是深夜时分，同机乘客不多，个个面有倦色，无精打采。

她出来上了出租车，司机问她去哪里，她再度觉得无处可去，只得先请司机开车，然后拿出手机打开，不理睬不停传来的短信的提示音，打了钱佳西的电话。

钱佳西大叫：“你去哪儿了？你想急死我啊。手机也不开，你老公下午打了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见过你。”

“我今晚得找个地方住一晚，你那儿方便吗？不然我去酒店也行。”

“我们之间用得着问这个吗？你马上过来。”

甘璐松了口气：“他再问你，你一样说没见过我就好了。”她将钱佳西的住址报给司机，随手删除所有的未读短信，关上了手机。

钱佳西租住在离电视台不远的一套高层单身公寓，一房一厅，地方实在说不上大，再加上她一向懒得打理，室内很有点儿零乱。甘璐进去后，推开她堆在沙发上的衣服坐下，疲惫地说：“什么也别问，佳西，我太累了。”

钱佳西纵有满腹疑问，也只得咽了回去，拿来睡衣给她：“那你

洗个澡去睡吧，看看你这张脸，还真是面无人色了。”

“我睡沙发就行了。”甘璐知道她的床小，更知道今晚自己大概免不了辗转反侧，不想影响她睡觉。

“你给我老老实实去卧室床上睡，我还有活要干，指不定几点睡呢。”

钱佳西的客厅一向兼着餐厅和书房的功用，此时一侧的电脑正开着，甘璐也没再与她客气，挨了一会儿，才强打起精神去洗澡。

她出来时，钱佳西从电脑前转过头：“你老公好像有感应啊，刚才又打了一次电话来，我什么也没说，他就嘱咐我让你好好休息。”

她苦笑摇摇头，当然知道尚修文的判断力从来都很强大：“你忙吧，我先去睡了。”

钱佳西一向是夜猫子，晚睡晚起成了习惯，到门下透出的客厅灯光熄灭，已经是半夜时分了。

黑暗与寂静对甘璐没有任何帮助，她只能一动不动地躺着，身体疲劳到连翻身都觉得没有力气，巴不得一梦不醒，可是大脑却偏不肯配合，仍在高速而茫然地转动不止，各种念头轮番翻涌，没一个成形，却也没一个甘于自动散去。

到后半夜，她才算陷入半睡眠状态，迷迷糊糊，似睡似醒，手机到设定的响铃时间刚一叫，她便睁开眼睛爬起来，穿好衣服轻手轻脚去洗漱，然后带上门去上班。

今天是开学报到的日子，师大附中因为是寄宿学校，学生需要带行李到宿舍，很多家长都会送孩子过来，有车族更不用说。学校门前的一条街上停满了各式车辆，交通照例在每年的两次报到时间出现严重拥堵，不耐烦的司机不停鸣笛，弄得这条素来清静的街道一大早便前所未有的热闹起来。

甘璐下公共汽车后一路走来，不时有认识的学生跟她打招呼：

“甘老师早”或者“甘老师新年好”，她再心不在焉，也打起精神不时地点头回应着。

她正要走进学校，一只手突然伸过来，紧紧抓住她的胳膊，她脚步原本虚浮，趔趄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回头，转瞬之间，已经被拖入了一个怀抱牢牢抱住。

那是她早就十分熟悉的怀抱，从双臂的力度到身体的气息，她的脸贴上一个深灰色西装的前襟，甚至衣服的质地也是她不陌生的。她刚将一个惊叫咽了回去，却听到周围传来了调皮学生的口哨声，而且不止一个，简直是此起彼落，不由得大窘，慌忙用力试图挣开。

然而尚修文只稍微松开一点，改成单手揽住她的肩，她脱出身来，正对上的却是站在学校门口迎接学生的万副校长和教导主任，他们两个人都是一脸的不赞成；眼睛再一扫，周围看着自己的人着实不少，学生们兴奋之态溢于言表，随行的家长自然都颇有点儿不以为然。

她从来没有在单位出过这种风头，再怎么镇定，也一下涨红了脸，有点儿手足无措了。好在教导主任咳嗽一声，替她解围：“甘老师，感冒好点儿没有？”

甘璐勉强扯出一个笑，正要说话，尚修文先开口了：“她还是不大舒服，没吃早点，又不肯请假，说今天学校事情比较多，我的确不大放心，所以特意跟来看看。”

尚修文的声音诚恳而稳重，跟他方才的举止形成了鲜明对比，万副校长看看甘璐明显苍白憔悴的面孔，倒宽容地笑了：“小夫妻到底是恩爱，你还是带甘老师去吃点儿东西吧，今天学校食堂还没开，没早点卖。”

甘璐不想再在学校门口继续闹笑话，只得随尚修文向街道转角处的永和豆浆走去。

他们逆着涌向学校的人流，走得并不快，尚修文看向她：“你的脸色真的不好，还是请假回去休息吧。”

甘璐摇摇头，在拐角立定脚步：“我先前在记者招待会质问你，然后动手打了你，出了你的丑；你现在特意赶来学校演这么一出激情戏，也算回报我了。可以回去了吧？”

尚修文沉下脸：“你认为我是特意赶过来出你洋相吗？你居然一点儿没想到从昨天到今天我担心到了什么程度。我赶到机场，刚好走了一趟航班，打你的电话始终打不通，只好先赶回来再找你。今天在学校堵不到你，我已经准备晚上去钱佳西家门口坐等了。”

“别夸张你的担心，你不是早已经判断出我在佳西那儿吗？以你的理智程度，你大概想的不过是早上过来哄哄我就好了。更何况，”甘璐苦笑一下，“我似乎一向表现得很好哄，通常一个吻一个拥抱，我就自动替你解释了一切，甚至不用你费事多话，对不对？”

“不，我是准备详细向你解释，求得你的原谅。”

“我能原谅你什么呢？你又没骗我，大不了也就是没讲出全部事实罢了。其实不用特意来这么一趟，我不会旷工，更不会玩失踪的，虽然昨天我确实想就这么消失了也好，不需要再来面对这些我根本不想面对的事。”甘璐心灰意懒地说，两个人一下都沉默了。

隔了一会儿，尚修文握住她的手：“你不能空着肚子去上班，先去吃点儿东西再说。”

这边仍然有学生不停走来，甘璐只得随尚修文进了永和。他安置她在临窗位置坐下，去点了早餐，刚回到座位，甘璐却蓦地站起来，她从昨天开始就没正经吃什么东西，也完全没有饥饿的感觉，只预备在这把尚修文打发走。可是邻桌油条的味道一飘过来，她顿时觉得一阵恶心，捂着嘴冲进狭小的卫生间，吐得搜肠刮肚，头晕目眩，好不容易才止住，掬了清水漱口。

在各种纷扰的思绪中，一个她一直回避的问题终于直直逼到了眼前。她想，她的呕吐恐怕不只是突然不规律的饮食引起的，想到仍然放在皮包内的那张早孕检测单，再想想坐在外面座位上的那个男人，她只能紧紧咬住了牙。

一个服务员开门进来：“小姐，你没事吧，你先生叫我进来看看。”

她无力地摇摇头：“没事，谢谢。”

甘璐仔细整理好自己，强撑着走出去，尚修文正等在洗手间外面，一脸担心：“怎么了，璐璐，身体不舒服吗？”

“没什么。”

他扶她回到座位，服务员已经端上一碗菜肉馄饨，这是她平时喜欢吃的，然而此时看到，全没一点食欲。她勉强忍耐着，拿勺子舀起一点，小口小口地强迫自己吃下去。

“很难受吗？璐璐。”

“嗯。”

“要不然跟领导请假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甘璐抬起头，凄凉地一笑：“回哪里？”

“不要因为昨天就否定我们的一切，”尚修文伸手过来握住她的手，“给我解释的机会，璐璐，不要急着下判断。”

“我所有的判断现在看来都是个笑话，还有什么可急的。”甘璐意兴索然地说，抽回自己的手，努力克制着胃里的不适，低下头继续吃馄饨，吃了几口后，终于再也吃不下去了，放下勺子，伸手去拿自己的包，尚修文一把按住她。

“我们坐下来好好谈谈。”

甘璐看看四周，摇摇头：“晚上回家再说吧，我得去上班了。”她看尚修文迟疑一下，脸上那点笑意来得越发惨淡，“当然，我知道，你才上任，肯定很忙。没时间的话，我也能理解，谈不谈其实

没什么要紧。”

他被堵得几乎无话可说，只得说：“下班后我来接你。”

他送甘璐进学校，看着她拢紧灰色短大衣，低头匆匆走进校门，背影汇入学生之中，才回到车上。他来得很早，一直守在路边车内，此时车子陷在学校路边的车辆长龙中，一时无法出去，但他也并不着急。

头天下午，尚修文眼看着载了甘璐的奔驰快速启动，正要叫司机过来，随后赶下来的吴昌智叫住了他：“修文，我们现在必须赶去国资委。”

他事先的安排确实是在记者招待会后马上会同王丰、吴昌智与省国资委和经委领导见面，再次商谈冶炼厂的兼并，然后赶去机场，说话之间，奔驰早已经消失在视线以外。

周围出来的记者通通充满好奇地看着他，他明知道甘璐刚才那一记耳光大概让人浮想联翩，却并不在乎，拿出手机打妻子的号码，她的手机关着。他略一思忖，打了贺静宜的电话。

贺静宜直言不讳地承认了她与此事的关系，他清楚了解她的性格，在她保证送甘璐去机场后，并不多说什么。

王丰也走了出来，远望投资公司总经理路非在贵阳某地出了车祸，目前正在休养，公司事务大部分都落在他身上，他的行程安排得十分紧凑，下午也要赶往另一个地方公干，尚修文只得跟他们分别上车前往国资委。

好容易谈完公事后，司机送他去机场，他查了一下，往返两地之间的航班每天都有好几班，再打甘璐的手机，仍然关着。他无法可想，只得进入安检，贺静宜突然从身后赶来，叫他的名字。

他站住，目光犀利地看着她：“我太太呢？”

贺静宜含笑摊一下手：“不好意思，修文，她坚持要下车，我不

可能违背她意愿硬带她过来，我猜她应该早回去了吧。”

他微微颌首：“谢谢你费心安排了今天这一幕。”

“别客气。不过，我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打算针对你。本来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你早一点告诉我你在旭昇扮演的真实角色。”

“静宜，我从来没打算问你在亿鑫的经历。”

贺静宜的脸蓦地变得苍白：“这是在暗示什么吗？”

“我不需要做任何暗示。大家各走各路后，最好的结局就是相忘于江湖。”

贺静宜略微恢复了平静：“现在我们都已经骑虎难下。既然你公开接下了旭昇，恐怕现在我们就做不到相忘于这个江湖了。”

“静宜，我可以断言，这场兼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顺利，你对旭昇的图谋也没你想象的容易得手。”

“区区一个冶炼厂从来都只是我的目标之一而已，不过你是怎么想到亿鑫对旭昇有兴趣的？”

“少昆说他从来没跟你联系过，你居然一听到巴西就想到了他。那么至少你了解旭昇的原材料采购这个环节，只想兼并冶炼厂可用不着做这么多功课。”

贺静宜笑了：“看来这几年平庸的家庭生活还没把你彻底磨迟钝。接下来，我们见面的机会还很多，顺便告诉你，我的老板陈董事长下周一会去J市，与孔市长会面，相信冶炼厂的兼并很快会有一个结果。至于接下去会怎么样，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尚修文也笑了，那个笑意来得冷冷的：“本来你近来这一连串的安排来得很缜密，我还以为，你坐到这个位置，确实适应了商场法则，能够做到不动声色了。可是你始终心急，等不及要把手里的牌亮出来给别人一个惊奇，以前这个举动可以说带了点儿孩子气，很有趣。现在仍然这样，对你可没什么好处。”

贺静宜歪头想了想：“是呀，你一向最了解我的性格，而且你现

在还特意娶了一个跟我性格截然相反的太太，看来对我这一点确实很反感了。”

“静宜，这又是一个你让我不解的固执之处，你似乎始终认为，我不管做什么，都是为了抹去你的存在。事实上，我们早结束了，也彻底退出了各自的生活。难道你没想过，我娶璐璐，只是因为我爱她吗？”

她紧紧盯着尚修文，良久，嘴角扯出一个冷笑：“去对你太太扮情圣吧，看看经过今天以后，你还能不能说服她。你其实是用一种很奇特的方式在爱她。照我的看法，她头脑可不算简单好哄啊。”

“我完全信任她的判断能力。我们在J市再见。”

广播已经通知登机，他们一前一后走进去，坐在不同的位置，再没说话。

飞机落地后，尚修文再度拨打甘璐的电话，仍然是关机。

他开始思索她可能的去处。以她一向对她父亲从身体到情绪过于包容的照顾和维护，她不大可能跟寻常女人一样，生气回娘家吐苦水并小住。但他还是先给甘博打了电话，问候岳父，只说自己出差回来了，春节期间没能给他拜年，很不好意思，果然甘博连说没关系，忙工作要紧，让他改天有空和甘璐一块过来吃饭。

他知道甘璐最好的朋友是钱佳西，然而电话打过去，钱佳西很是惊讶，说没见过甘璐，反过来马上质问他：“你怎么她了？她可不是那种生点儿气就撒娇关机玩失踪的女人。”

尚修文无可奈何地说：“我们之间有一点误会，请你一见到她，马上给我打电话好吗？”

钱佳西将信将疑，只不置可否地“哦”了一声。

正如钱佳西所说，甘璐没有特别任性的时候。在此之前，她只为吴丽君强加下来的那个工作调动掉头而去过。

两个人重归于好后，尚修文看她逛街买回来的衣服，从外衣到内衣都是非常性感大胆的款式，还有一条短短的印花热裤，不禁大笑。甘璐被他笑得讪讪的，红着脸要夺过来，他偏不给：“穿给我看看。”

“不穿。”

“买来为什么不穿，穿了不给我看给谁看？”他掂着一条豹纹胸衣笑道。

“哼，你不追出来哄我，我只好拿你的卡购物发泄，不然白气坏了自己。”

他拖她进怀里紧紧抱住：“谁说我不肯哄你，不过我得承认，我相当欢迎买内衣这种发泄方式，算是我的福利啊。”

她确实有很强的自我纾解能力，并不为无法改变的事情而怨天尤人。可是尚修文清楚知道，她是有底线的，而他似乎已经触及了她的底线，这个愤怒大概不可能靠购物消除掉。

然而他还是开车去了市内几个大商场、购物中心。经过春节爆发式的集中消费后，这些地方都略微冷清。

他在这些可能的地方转来转去，一无所获，只得回家。

他推想着她所有可能的反应，不过从她在记者招待会上的发问到酒店大堂内的那一记耳光，她的行为已经彻底脱离了他的判断和控制范围。

一直等到深夜，仍然没接到电话，越来越焦灼，再次打钱佳西电话，可不等他开口，钱佳西口气很冲地说：“修文，我倒是要先问一下你，你究竟做了什么，弄得璐璐宁可天寒地冻地在外游荡，也不肯回家？”

他头一次狼狈了，可是却也马上断定妻子应该在她那里，隔了一会儿才说：“对不起，请让她好好休息，我明天去接她。”

放下电话，尚修文一直悬着的心并没能放下来，第二天一大

早，便开车来到学校门前等着，枯坐一个多小时后，看到甘璐出现在视线内，他几乎不假思索地下车，穿过人流过去抱住了她。

然而甘璐显然没有因为这个众目睽睽之下的热烈拥抱有任何软化。

下午，尚修文再度提前来到学校门口，甘璐出来时，他正在接J市那边打来的电话。甘璐张望一下，看到他的车，笑着与同事说再见，然后走过来上车，神情十分平静。他匆匆结束那个电话：“璐璐，我们去外面吃饭，找个地方好好谈谈。”

“不用了，我没什么胃口，回去吃就好。”

他不想违拗她，一边给钟点工打电话，一边开车回去。

他们进门时，吴丽君先回家了，她头天与吴昌智通过电话，已经大致知道了情况，很不以为然，只是尚修文深夜回来，明显烦乱，拒绝与她讨论。甘璐和往常一样，进门叫“妈妈”，她暗暗松了口气，若无其事地说：“吃饭吧。”

三人坐在一块吃饭，甘璐除了胃口不好，倒与平时没有两样。餐桌照例安静如常，吃完饭后，甘璐将餐具收拾进厨房，然后上了楼。

尚修文又接到吴昌智打来的电话，等一通电话讲完，走上来时，只见甘璐正半跪在衣橱前的地板上，往箱子里收拾东西，将衣服一样样放进去。

他蓦地站住：“你在干什么？”

“我打算搬出去住一段时间。”她抬起头看着他，平静地回答。

尚修文大步走过去，几乎有几分粗暴地将甘璐一把拽了起来。

“我们必须坐下来好好谈谈。”

甘璐被他拖得险些失去平衡，皱紧眉低声叫道：“你弄疼

我了。”

尚修文连忙松开她一点：“对不起。”

“如果你一定坚持要谈，我们可以谈。可是我们从认识到结婚这么久，修文，你在最能说清楚的时候没说，拖到现在，恐怕讲得天花乱坠，也没法取信于我，让我改变决定了。”

尚修文牵着她的手，带她一块儿坐到床头软榻上，认真看着她：“璐璐，我知道我违背了对你说的不去旭昇工作的承诺。但是旭昇面临的局势很严峻，吴畏捅出的这个篓子，远比报道的情况来得严重。如果他的身份只是企业的高管和持股10%的股东，认真追究下来，他得坐牢。只是舅舅跟他父子连心，再怎么生气，也不可能让他去自生自灭。不过如果放过他，让旭昇硬扛下这个责任，对目前已经风雨飘摇的企业来讲，接近灭顶之灾。”

“你是要我理解你舅舅做出姿态引咎辞职以掩人耳目，然后你来接任的必要性吗？好，这一点在我看来不算光明磊落，可也并不复杂，我理解了。不过说真的，我不关心旭昇，它的未来跟我有什么关系？”甘璐淡淡地说。

“璐璐，接下来我解释一下我在旭昇的股份。”尚修文踌躇一下，“之前没说，并不是想有意瞒着你。这件事涉及一些往事，我没跟你提起，实在是因为我有太多……隐痛。”

“你还是可以不说的，修文，我从来没有追问过你什么事，现在我也没有什么好奇了，你没必要非得揭旧伤疤换取我的理解。”

“我再不向你坦白，恐怕永远得不到你的信任了，耐心听我说完好吗？”

甘璐只得垂下目光，静静听着。

“我很少跟你提起我父亲。其实相比母亲，我和父亲更亲密一些，他睿智、敏锐、待人宽厚又博学，几乎说得上十全十美，我从小就崇拜他。他以前也是W市的公务员，后来为了支持母亲在政

治上的追求，辞职下海，开始经商，公司经营得不错。在我24岁那一年，可以说间接因为我的原因，他的公司卷入了当时一桩很复杂很轰动的经济案件中，那起案件牵连很广，波及两个省份政界、商界很多人。昨天你看到在台上的远望投资公司董事长王丰也涉及其中，他后来因为那件事被判了两年缓刑。”

尚修文的声音有些低哑，停了一会儿，仿佛陷入回忆之中。甘璐突然起了一个冲动，想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掉。她早就精疲力竭，已经再负担不起别人的痛苦了，然而她只能紧紧抓住衣襟，强迫自己安静坐着不动。

“那时候，我母亲担任着邻省第二大城市的副市长，仕途走得十分顺畅。她一向事业心很强，洁身自好，专注工作，不过不可能不受到这件事的牵连。”说到这里，他神情反而十分平静，只是深邃的眼睛里一片暗沉，眼底的痛楚是显而易见的，“在调查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父亲突然去世了。”

再怎么满腹心事，甘璐也大吃了一惊。

尚修文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继续说道：“他连续接受了多天调查，才被允许回家。那天他独自在书房，我……深夜回来时，他已经倒在地板上，没有了呼吸。送去医院后，医生说他死于心脏病突然发作。”

甘璐本能地意识到，他父亲的突然去世，恐怕不只病逝这么简单。她抬起头，只见尚修文紧紧咬住了牙，整个下颚的线条紧绷得有点儿扭曲了。她的心一下软了，伸手握住他的手：“过去的事了，修文，别自责。”

“他的确有心脏病，但年年体检，并不严重，急救药物就在他手边，他根本没动。妈妈忙于跟组织汇报解释，我忙于收拾自己的烂摊子，我们都没留意到，他承受来自公司和家庭的压力太大，情绪十分反常……”

尚修文蓦地将头扭到一边，再度紧紧咬住了牙。甘璐只默默握

住他的手，两个人并排坐着，无声地等待着他情绪平复下来。

尚修文重新开口时，声音更加喑哑：“我不可能不自责，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原谅过自己。父亲去世后，牵扯到他的那部分调查算是无疾而终了，母亲也并没有什么涉及违法乱纪的错误。但她很受打击，她向上级要求了调动，到这边的卫生部门担任一个闲职，差不多断绝了事业上的追求。父亲留下的公司损失巨大到无法估量，我也没心情再去继续经营，做了套现，便草草结束了所有业务。当时舅舅工作的钢铁公司改制，他看好国内钢铁行业的发展，决定接手，我就把手头的钱全投资进去，然后来了这里。”他反手握住甘露的手，“现在你能理解我为什么回避谈这件事了吗？”

“修文，你讲的是这么令你难过的往事，我再说个不理解，大概就是冷血了。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一点不足为外人道的心事，你不愿意对妻子提及伤心往事，也许我不该苛求。可是先不说别的，你认为你的经济状态是属于你和你们家的秘密，这个姿态已经足够伤害我了。”

尚修文反过来紧紧握住她的手，深邃的目光凝视着她：“那并不是秘密，只是我和我妈妈都不愿谈论的事情而已。我有过年少轻狂的过去，并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璐璐，父亲去世后，我反省自己，不可能再跟从前一样生活。旭昇对我来讲，只是一项很成功的投资，它在舅舅手上发展得很快。但它由破产国企改制，J市经委一直持有相当部分的股份，股权分散。为了避免舅舅的经营受干扰，我才将股份放到他名下，让他名义持股，掌握绝对的控股权。我承认我参与了一部分经营，但那从来不是我的兴趣所在。这些年我一直在慢慢减持手上的股份，让舅舅成为最大股东。我不可能在认识你之初，就提起这些事。拖延到后来，我想，如果不出意外，我迟早会彻底退出旭昇，也没必要再说什么了。”

“那么你是预备一直以一个小生意人的面目出现在我面